

論宋元禪宗的五大評唱集（上）

陳士強

禪宗將參禪問道或上堂開示時，禪師們為接引學人在平實的一機一境之上，解黏去縛，勘破疑情，截斷常流，當下徹悟，而呈示的言語動作（又稱「機鋒」），稱為「機緣」（應機施緣之意）。泛而言之，一切具有啟發禪機作用的言句、行事、偈語、經文等，也可稱為「機緣」，唐代禪僧將蘊意深刻的禪門機緣，稱為「公案」，因為這些祖師的言行猶如公府的案牘，是後世禪人揣摩、體會、勘辨、觀照，最後豁然省悟，進入禪境的範例；入宋以後，隨着《景德傳燈錄》等禪宗燈錄的刊行，叢林參究公案的風氣日益興盛，出現了摘取燈錄的公案，加以品評的偈頌和散文。前者有一定的音韻節律和句式，由三言四句、四言四句（言六句、八句、十句）、五言四句（或八句）、六言四句、七言四句（或八句、十句）、五言四句加七言四句、五言四句加七言二句等句式組成，稱為頌古。後者無固定的音韻節律和句式，隨手拈提，應口而說，稱為拈古；對禪門頌古或拈古加以評析的，便是評唱。

宋元禪宗的著名的評唱集有五部：北宋克勤的《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錄》（簡稱《碧巖錄》）；元代行秀的《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》（簡稱《從容庵錄》）；行秀的《萬松老人評唱天童

覺和尚拈古請益錄》（簡稱《請益錄》）；元代從論的《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》（簡稱《空谷集》）；從倫的《林泉老人評唱丹霞淳禪師頌古虛堂集》（簡稱《虛堂集》）。其中，《碧巖錄》、《從容庵錄》、《空谷集》、《虛堂集》是對頌古作者的評唱；《請益錄》是對拈古作品的評唱。《碧巖錄》出自臨濟宗，其餘四書出自曹洞宗。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〔北宋〕克勤的《碧巖錄》

《碧巖錄》，又稱《碧巖集》，十卷。克勤講述，門人編集（卷題下署稱「師住澧州夾山靈泉院評唱雪竇顯和尚頌古語要」），宣和乙巳（七年，公元一一二五年）成書。由於此書是對北宋雲門宗僧人雪竇重顯《頌古百則》的評唱，故又稱「宋重顯頌古，克勤評唱」。載於清藏「雁」函，收入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八卷。

克勤（一〇六三—一一三五），字無著，賜號圓悟，又號佛果，彭州崇寧（今四川郫縣、彭縣一帶）人，俗姓駱。世宗儒業，幼年依妙寂院自省法師落髮出家。初從文照、敏行二師研習經論，後游參禪林尊宿，得法於五祖法演，為南岳下十四世、臨濟宗楊岐派僧人。著作尚有《佛果擊節錄》、《佛果克勤禪師心要》

(均存)等。事見《五燈會元》卷十九、《佛祖歷代通載》卷二十等。

《碧巖錄》書首有南宋建炎戊申(二年，公元一一二八年)克勤的弟子普照的《碧巖錄序》；元大德四年(一三〇〇)四月紫陽山方回(字萬里)的序言(無標題)；大德九年(一三〇五)三月聊城周馳的序言；大德甲辰(八年，公元一三〇四年)四月三教老人(姓名不詳)的序言。

三教老人在序言中說：

「古謂不在文字，不離文字者，真知言已。使人人於卷簾聞板，豎指觸腳之際，了卻大事，文字何有哉！拈花微笑以來，門竿倒卻之後，才涉言句，非文字無以傳，是又不可以廢者也。嘗謂祖教之書謂之公案者，倡於唐而盛於宋，其來尚矣。二字(指「公案」)乃世間法中吏牘語，其用有三：面壁功成，行腳事了，定槃之星難明，野狐之趣易墮，具眼爲之勘辨，一呵一喝，要見實詣，如老更據獄讞罪，底里悉見，情款不遺，一也；其次，則嶺南初來，西江未吸，亡羊之歧易泣，指海之針必南，悲心爲之接引，一棒一痕，要令證悟，如廷尉執法平反，出人於死，二也；又其次，則犯稼憂深，系駟事重，學奕之志須專，染絲之色易悲，大善知識爲之付囑，俾之心死蒲團，一動一參，如官府頒示條令，令人講律知法，惡念才生，施(當作「旋」)即寢滅，三也。具方冊，作案底，陳機境，爲格令，與世間所謂金科玉條、清明對越諸書，初何以異？祖師所以立爲公案，留示叢林者，意或取此者。」(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八卷，第一百三十九頁中、下)

書末有北宋宣和乙巳(一一二五)關友無黨的《後序》；元大德壬寅(六年，公元一二三〇二年)住天童第七世法孫比丘淨日的《重刻圓悟禪師碧巖集疏》；元延祐丁巳(四年，公元一三二七年)徑山住持希陵(書中誤刊爲「齋陵」，今據《頌古聯珠通集後序》改正)

的後序(無標題)；同年馮子振的後序。

無黨在《後序》中說：

「雪竇重顯《頌古百則》，叢林學道詮要也。其間取譬經論，或儒家文史，以發明此事，非具眼宗匠，時爲後學擊揚剖析，則無以知之。圓悟(克勤)老師在成都時，予與諸子請益其說。師後住夾山、道林，復爲學徒扣之。凡三提宗綱，語雖不同，其旨一也。門人掇而錄之，既二十年矣，師未嘗過而問焉。流傳四方，或致詰駁，諸方且因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，而妄有改作，則此書遂廢矣。學者幸諦其傳焉。」(第二百二十四頁中)

希陵在後序中說：

「圓悟禪師在評唱雪竇和尚《頌古》一百則，剖決玄微，抉剔幽邃，顯列祖之機要，開後學之心源。況妙智虛凝，神機默運，晶旭輝而玄扁洞照，圓蟾升而幽室朗明，豈淺識而能致極哉！後大慧(宗杲)禪師因學人入室，下語頗異，疑之才勘，而邪鋒自挫，再鞠而納款，自降曰：我《碧巖集》中記來，實非有悟。因慮其後不明根本，專尚語言，以圖口捷，由是火之，以救其弊也。然成此書，火此書，其用心則一，豈有二哉！嶠中張明遠偶獲寫本後冊，又獲雪堂(道行)刊本及蜀本，校刊訛舛，刊成此書，流通萬古。使上根大智之人，一覽而頓開本心，直造無疑之地，豈小補云乎哉！」(第二百二十四頁下)

《碧巖錄》是禪宗評唱體著作的開創者，被禪界稱譽爲「宗門第一書」。

先是有雲門宗高僧雪竇重顯(智門光祚的弟子)，在汾陽善昭所作《頌古》的影響下，從《景德傳燈錄》等書中摘錄了一百則禪宗公案，用偈頌的形式加以品評，編成了《頌古百則》一卷。克勤對此書十分推崇，他說：「雪竇頌一百則公案，一則則焚香拈出，

所以大行於世。他更會文章，透得公案，盤礴得熟，方可下筆」。(《碧巖錄》卷一，第一百四十四頁中)但是，「大凡頌古，只是繞路說禪；拈古，大綱據款結案而已」。(第一百四十一頁上)也就是說，由於受句式的制約，不可能把公案的底蘊及作頌者的看法，通俗而又明白地表達出來，一般人還是不容易理解。為此，他在成都覺昭寺、澧州夾山靈泉院、湘西道林寺三處，對《頌古百則》作了詳細的講解，三次講演，雖然語言不盡相同，但主旨大意是一致的。門人將他在夾山靈泉院講授的內容記錄下來，整理成書，這便是《碧巖錄》。據說，當時靈泉院懸掛着一塊匾額，上面寫着先前住在這裏的已故的善會禪師的一句詩：「猿抱子歸青嶂裏，鳥銜花落碧巖前。」《碧巖》一詞即來源於此。

《碧巖錄》在克勤在世時已經鑄版印行，在叢林中廣為流傳。克勤死後，有個學僧向克勤的大弟子大慧宗杲請益，出語頗異，宗杲久勘才挫其鋒，一打聽，原來他是根據《碧巖錄》講的，宗杲「因慮其後不明根本，專尚語言，以圖口捷，由是火之，以救斯弊也」(見希陵的後序)。但宗杲燒的只能是他所在的寺院的印版，其他寺院的印版照樣在印書。元大德四年(一三〇〇)，蜀地居士張明遠，以自己所獲的《碧巖錄》手抄本，與雪堂道行的刻本、蜀本對校，刊正訛舛，重刻了這部書。後世所傳的多是張明遠的重刻本。

由於《碧巖錄》是對雪竇重顯《頌古百則》的評析，因此，它所收錄的禪宗公案也是一百則，每卷收錄十則。《大正藏》收錄的《碧巖錄》沒有這一百則公案的名稱，而《續藏經》第一一七冊收載的《碧巖錄》則有之。為便於閱讀，茲將《續藏經》本所立的公案名稱抄錄於下：

卷一：第一則至第十則。依次是：聖諦第一義；趙州至道天難；馬祖日面佛月面佛；德山挾復回答；雪峯粟粒；雲門日日好日；惠超問佛；翠巖眉毛；趙州四門；睦州掠虛漢。

卷二：第十一則至第二十則。依次是：黃檗瞶酒糟漢；洞山麻三斤；巴陵銀碗里雪；雲門一代時教；雲門倒一說；鏡清啐啄機；香林坐久成勞；忠國師無縫塔；俱胝只豎一指；翠微禪板。

卷三：第二十一則至第三十則。依次是：智門蓮華荷葉；雪峯驚鼻蛇；保福長慶游山次；鐵磨老特牛；蓮華峯拈拄杖；百丈獨坐大雄峯；雲門體露金風；南泉不說底法；大隋隨他去也；趙州大蘿蔔頭。

卷四：第三十一則至第四十則。依次是：麻谷持錫繞牀；定上座佇立；陳操具雙眼；仰山不曾游山；文殊前後三三；長沙芳草落花；盤山三界無法；風穴祖師心即；雲門花藥欄；陸亘天地同根。

卷五：第四十一則至第五十則。依次是：趙州大死底；龐居士好雪片片；洞山無寒暑；禾山解打鼓；趙州七斤布衫；鏡清雨滴聲；雲門六不取；招慶翻卻茶鉢；三聖透關金鱗；雲門塵塵三昧。

卷六：第五十一則至第六十則。依次是：雪峯是甚麼；趙州渡驢渡馬；百丈夢鴨子；雲門卻展雙手；道吾一家吊慰；欽山一鏃破關；趙州田庫奴；趙州分疎不下；趙州何不引盡；雲門拄杖化龍。

卷七：第六十一則至第七十則。依次是：風穴家國興盛；雲門中有一室；南泉斬卻貓兒；趙州頭戴草鞋；外道良馬鞭影；巖頭取黃巢劍；傅大士講經竟；仰多汝名甚麼；南泉畫一圓相；滄山請和向道。

卷八：第七十一則至第八十則。依次是：五峯和尚併卻；雲巖和尚有也；馬祖四句百非；金牛飯桶；烏臼屈棒屈棒；丹霞吃飯也未；雲門餠餅；開士入浴；投子一切佛聲；趙州初生孩子。

卷九：第八十一則至第九十則。依次是：藥山塵中塵；大龍堅固法身；雲門古佛露柱；維摩不二法門；桐峯庵主作虎聲；雲

門廚庫三門；雲門藥病相治；玄沙三種病人；雲巖大悲千眼；智門般若體。

卷十：第九十一則至第一百則。依次是：鹽官犀牛扇子；世尊升座；大光這野狐精；《楞嚴》不見；長慶阿羅漢三毒；趙州三輕語；《金剛經》罪業消滅；天平行腳；忠國師十身調御；巴陵吹毛劍。

上述公案中，數雲門文偃和趙州從諗為最多，前者有十四則，後者有十二則，其他禪師每人只有一則或數則。雪竇重顯的頌古就是在每則公案之末，附以自己的頌語而成的。

《碧巖錄》對所收公案的評析（「評唱」），大多是由五大段（或稱五節）構成的：

(1) 垂示。此為克勤所作。語言簡短洗煉，一般只有幾十個字，長的也不過一百多字，其性質相當於小序、引言或提示，其語氣頗似拈古。

(2) 公案。這是從重顯《頌古百則》上摘錄下來的原文，公案之首均有「舉」字，意為列舉、舉例。其中，凡是重顯原先加的評註（時稱「著語」），冠以「雪竇著語云」、「竇云」、「雪竇拈云」等字樣，乃用與正文相同的字體刊出；凡是克勤新加的註釋，不署名氏，用比正文小的字體刊出。

(3) 評唱。此為克勤對公案的評述。內容包括公案的蘊意、歷史背景、所涉人物的言語行事，以及克勤的評析等。

(4) 頌古。此為重顯所作，也是克勤從《頌古百則》上移錄的。頌語中夾有克勤的評註（「著語」）。

(5) 評唱。此為克勤對頌古的評述。

《碧巖錄》中有八十則公案（連同頌古）是按上述程序評述的。另有二十則公案，如第十四則、第十八則、第二十六則、第二十八則、第三十則等，它們的起首沒有「垂示」，因而對它們的評述，是由「公案——評唱——頌古——評唱」的四段式構成的。

茲舉一例，以見《碧巖錄》的撰錄方式：
第十二則「洞山麻三斤」：

垂示：殺人刀，活人劍，乃上古之風規，亦今時之樞要。若論殺也，不傷一毫；若論活也，喪身失命。所以道：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。且道：既是不傳，為甚麼卻有許多葛藤公案？具眼者試說看：

學僧問洞山（宋初）：如何是佛鐵蒺藜，天下衲僧跳不出？山云：麻三斤灼然破草鞋，指槐樹罵柳樹，為秤鎚。

這個公案，多少人錯會，有是難咬嚼，無爾下口處，何故淡而無味？古人有多少答佛話，或云「殿裏底」，或云「三十二相」，或云「杖林山下竹筋鞭」，及至洞山，卻道「麻三斤」，不妨截斷古人舌頭。人多作話會，道：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，有僧問，所以如此答。有底（的）道：洞山問東答西。有底道：爾是佛，更去問佛，所以洞山繞路答之。死漢更有一般道：只這「麻三斤」便是佛，且得沒交涉。爾若恁麼（這麼）去洞山句下尋討，參到彌勒佛下生，也未夢見在。何故？言語只是載道之器，殊不知古人意，只管去句中求，有什麼巴鼻。……

金烏急左眼半斤，快鷄趕不及，火焰裏橫身，玉兔速右眼八兩，姮娥宮裏作窠窟，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在扣，如谷受響，展事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，自是闍黎恁麼見，跛鱉盲龜入空谷自領出去，同坑無異。土！阿誰打爾鷄死。花簇簇，錦簇簇兩重公案，一狀領過，依舊一般，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也有，四重公案，頭上安頭，因思長慶陸大夫懶兒牽伴，山僧也恁麼，雪竇也恁麼，解道合笑不合哭呵呵，蒼天！夜半添冤苦。咦咄，是甚麼？便打。

雪竇見得透，所以劈頭便道：「金烏急，玉兔速」。與洞山答「麻三斤」，更無兩般，日出月沒，日日如是。人多情

解，只管道：金鳥是左眼，玉兔是右眼。才問著，便瞳眼云：在這裏有甚麼交涉？若恁麼會，達磨一宗掃地而盡。所以道：垂釣四海，只釣鱗龍，格外玄機，爲尋知己。雪竇是出陽界底人，豈作這般見解？雪竇輕輕去敲關擊節處，略露些子教爾見，便下爾註腳道：「善應何曾有輕觸。……」（卷二，第一百五十二頁下——第一百五十三頁上）

通過克勤對公案和頌古所作的這一番詳盡的解釋，本來較爲玄奧難懂的《頌古百則》就變得通俗易曉了。

二、〔元〕行秀的《從容庵錄》

《從容庵錄》，六卷。行秀講述，侍者離知筆錄，元太祖十八年（一二二三）成書。由於此書是對南宋曹洞宗僧人天童正覺《頌古百則》的評唱，故又稱「宗正覺頌古，元行秀評唱」。收入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八卷。

行秀（一一六六——一二四六），號萬松，河內（今河南沁陽縣）人，俗姓蔡。年十五，投邢州淨土寺出家。受具足戒以後，游方參請，得法於磁州大明寺雪巖如滿禪師。曾受命住持燕京（今北京）萬壽寺、報恩寺等，爲金末、元初著名的曹洞宗僧人。晚退居報恩寺從容庵，《從容庵錄》即得名於此。事見《補續高僧傳》卷十八、《佛祖綱目》卷三十九、《續燈正統》卷三十五等。

《從容庵錄》書首有明萬曆丁未（三十五年，公元一六〇七年）南城近溪羅汝芳的《重刻四家語錄序》；同年雲南楚雄府知府華亭徐琳的《重刻四家評唱序》；甲申年（元太祖十九年，公元一二二四年）漆水移刺楚材（即「耶律楚材」）的《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庵錄序》；癸未年（一二二三）行秀的《寄湛然居士書》（「湛然居士」即耶律楚材）。

耶律楚材在《序》中說：

「予既謁萬松（指行秀），杜絕人迹，屏斥家務，雖祁寒

大暑，無日不參，焚膏繼晷，廢寢忘餐者幾三年。誤被法恩，謬膺子印，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。其參學之際，機鋒罔測，變化無窮。……爾萬奉命赴行在，扈從西征，與師相隔不知幾千里也。師平昔法語偈頌，皆法兄隆公所收，今不復得其稿。吾宗有天童（正覺）者，頌古百篇，號爲絕唱。予堅請萬松評唱是頌，開發後學。前後九書，間闕七年，方蒙見寄。予西域伶仃數載，忽受是書，如醉而醒，如死而甦，踴躍歡呼，東望稽顙，再三披釋，撫卷而嘆曰：萬松來西域矣。」（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八卷，第二百二十六頁中、下）

行秀在《寄湛然居士書》中說：

「吾宗有雪竇（重顯）、天童（正覺），猶孔門之有游（子游）、夏（子夏）。二師之頌古，猶詩壇之李（李白）、杜（杜甫）。……萬松昔嘗評唱（天童頌古），兵革以來廢其祖稿（指舊稿），爾來退居燕京報恩，旋筑蝸舍，榜曰從容庵，圖成舊緒。適值湛然居士勸請成之，老眼昏華，多出口占，門人筆受。其間繁載機緣事迹，一則旌天童學海波瀾，附會方便；二則省學人檢討之功；三則露萬松述而不作，非臆斷也。」（第二百二十六頁下——第二百二十七頁上）

從耶律楚材爲《從容庵錄》所作的序言，以及行秀給他的書信來看，《從容庵錄》的撰作經過大致是這樣的：

先前，耶律楚材仕於金朝，與京師聖安澄和尚交往甚密，經常就古尊宿的一些機緣語句向他諮叩。及至金末變亂，耶律楚材稱「功名之心，束之高閣，求祖道（禪法）愈亟」（見《從容庵錄序》），再次向澄和尚求教，卻被對方以「素不通儒，不能教子」婉言推辭了。澄和尚對他說：「有萬松老人者，儒釋兼備，宗說精通，辯才無礙，君可見之。」（第二百二十六頁中）於是耶律楚材前去參謁萬松行秀，參學三年，得到印可。「湛然居士」之號也是那時取的。

（未完）